

我乡我土

老宅

□芷兰

老宅位于村东头。三十多年前,这里高低不平,遍地瓦砾乱石,四处荒草丛生。当时别家都不愿要这块地,但父亲和母亲要下了,盖起了几间瓦房,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

记得房子刚建成的时候连院墙都没有。一到夜晚,四周静得可怕,半轮冷月照着,偶有风吹草动,顿感毛骨悚然。然而,从小在老宅长大的我们,并没有感到过害怕。

生活在老宅的日子,清贫而幸福。每天早上,我们醒来总能闻到香喷喷的饭菜,还可以看到牲畜大口大口地吃着草料。吃完饭,母亲帮我们准备好学习用品,把我们梳洗打扮一番,我们便无忧无虑地上学去了。印象中,母亲没有多余的衣服,常年穿着那件用缝制、盘有五颗纽扣、肩头和前襟还打着补丁的蓝色

大襟衣裳,却总是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惹人喜爱。

老宅里,母亲喂着猪、牛、鸡、鸭等牲畜和家禽,后来还养了兔子。在老宅的后院,她挖了一个很深的大方坑,里面给兔子盖上了二层小洋楼。兔子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没多久,四方形的“兔家小院”就跑满了小兔子,白色的、灰色的、黑色的,还有长毛的。每天都有左邻右舍的小孩子围在兔窝边看兔子,后来就有很多外地人来看兔子,我们的学费和学习用品就有了着落。老宅的屋檐下,母亲担上几根木棍,放上纸箱子,在里面养鸽子,后来鸽子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百十只。曾经有开饭店的到我家出高价买鸽子,母亲不同意,她说鸽子是吉祥鸟,是不能吃的。我曾经无数次看到,母亲仰望着蓝天,白云里飞翔的鸽子,目光里充满了

希冀。

老宅总是被母亲打扫得干干净净。在老宅昏黄的油灯下,母亲缝缝补补忙个不停,把爱缝进细密的针线里。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母亲自己裁剪,在缝纫机上做成的,做得很漂亮,即使旧衣服改制得也好看,鞋面上还绣叶扎花。春节到了,母亲为我们每人做好一身新衣服,新衣、新裤、新鞋、新围巾,甚至连头花都是新的。大年初一早上,天黑漆漆的,村里刚有鞭炮声响起,我们就急着起床,浑身上下焕然一新,美滋滋地走出老宅大门。外面正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我们咯吱咯吱地踩着雪,到村子里找小伙伴玩。大家看到我们,眼神里满是羡慕,都夸我们的新衣服真漂亮。

香椿的嫩叶站在枝头深情地张望着

老宅,爬山虎蓬蓬勃勃地爬满了老屋顶,桃子挂在枝头飘散着满院芬芳,麻雀在雪地上叽叽喳喳唱着欢快的歌……这些构成了我儿时最美的记忆。

我们在县城安家后,父母也随我们到县城住了,给我们看看孩子。老宅空荡荡的,父亲经常回老宅,打扫一下卫生,进行修缮,说将来孙辈们长大了他和母亲还要回去住,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真正回去生活。

现在,母亲每年都要回老宅几次,除院子中疯长的杂草,擦擦旧家具上覆盖的灰尘。我总是埋怨母亲:“出这闲力气干啥,又不回老宅住,过段时间不又脏了?”母亲说:“慈闺女,叶落归根,我总有一天是要回来住的。”

望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的双眼蒙上了一层雾水……

花香一缕

石缘

□石秀娟

与石的缘分,也许是血脉里带来的不可分割的情丝——因为我姓石。当然,还有后天日渐浓郁的情感。

早年见人捡石头,总是收获满满。今天,已是“石”过境迁,几乎没人去河滩捡石头了,可我偏偏爱上了它。

年轮真是奇妙的轨迹,会让人随着它的添加,变不可能为可能。年少时,我不知石、不懂石、不爱石,总觉得那些河滩的石头丑陋、笨拙,毫无用处。可如今,我却爱上那些石头,并为之痴迷。

记得在夏日周末,常常开车到偏僻的河滩去捡石头。起初,车只能停在离河很远的地方,即使见到了有缘的石头,也终因力不从心擦肩而过——要把石头抱到车上谈何容易啊!上周末,一路顺河又找到一个好去处,有水,有鱼,有沙滩,有石头,最重要的是车子就能停在河滩的旁边,这样可以有更多有缘的石头拿回家了。

河滩很宽,河水缓缓流过,不是直直地经过滩涂,而像蚯蚓一样,九曲十八弯地蜿蜒向东,给整个滩涂留下抽象唯美的水墨画卷。

夏日骄阳,太阳炙烤着大地。虽有太阳镜、太阳帽、防晒霜,全副武装,依然防不住浑身的燥热。

怀里抱一大个的矿泉水瓶,在低头“扫描”中,对准上眼的石头就是劈头盖脸地冷水浇。别讲,一般的花纹在水的滋润下立马变得清晰可人。看着浇湿的石头,脚丫子急不可耐地放上去。谁知,那石头非但没凉,还似淬火一般,烧灼的热气烙着脚底,脚在欲抬未抬之间体会到一种别样的暖意。这暖是少有的体味,热热的有些穿透,有些熨帖,有些欲罢不能。于是,在每一块洗过澡的石头上都留下“脚印”,突然觉得,这不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热敷法”吗?

自然之奇,让人惊叹,发现之美,别有韵味。与自然亲近,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河边不时传来同伴钓鱼的欢呼声,无形之中也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浇水、查看、拍照、再定睛端详,看到一块别致的石头时,更要仔细地看起来。因为不奢望,也不可能在了过了千百次捡石人的“筛子”后,能在乱石堆里一眼看到一个中意的。往往是初看有意,越看越没有味道,总有些鸡肋的感觉,其过程像小猴子掰玉米的翻版。走过的地方会标记,以免记忆模糊,而白白费了精力。

继续不厌其烦地寻觅。享受这个过程,期待遇见美好。夕阳像碎金一样洒满河水,山倒影在水面,一条蜿蜒的金河绕着银滩,宛如仙境。人成了镶嵌在水墨丹青里的“活宝”,走在画里,乐在山水,太美了!

记忆中,满滩的石头都被晚霞映得绯红。而那一刻,是该和河滩上那些大大小小的伙伴们说再见的时刻,也是最为纠结的时刻。

遇见是缘,石头依然。

岁月回首

童趣

□刘万民

小时候,记得我上小学时,十来岁的光景。那时村边有个“坡池坑”,那个大坑有几米深,宽二十多米,长三十米,地势低洼。这是村里人挖的,每到夏天,雨水多的季节,水就沿着村庄“哗哗”流聚在这个水坑。一方面是为解决牲畜饮水,另一方面是到了农忙时节,村里人用来栽红薯苗等。

记得那时的冬天很冷。我们一群孩子等严寒袭来,“坡池坑”便成了我们嬉戏的天地。等到零下十来摄氏度时,水坑里的水便结成一层厚厚的冰。放学后,或者星期天,我们便回家拿出木制的“活不溜”。这多是自家大人用各种木头做成的,圆锥形,有三指来长,手腕粗细,上面平整,下面尖底处嵌进一个小圆钢珠,多是废弃自行车和架子车车轮轴里的小钢珠。然后再用破旧的衣服撕成布条,接几根拧在一起,一头系紧在一根大姆指粗细的木杆上,这样就成了一把简简单单,用来在冰层上追打“活不溜”的鞭子。

当然,“活不溜”都是选用那些硬木头做的,多是一些柃木、榆木、槐木等。这些硬木头自身很重,在冰层上旋转起来,不易翻覆。

天越冷,水坑里的冰层冻结得越厚,我们玩得越带劲。一个大水坑就像一个大大草场,任凭我们在上面随意蹦蹦跳跳,挥臂用力抽打旋转的“活不溜”,只听见一声声“啪啪”鞭子脆亮的声响,伴随着我们欢快的笑声,在光滑明亮的冰层上荡漾。不过,有时谁一不留神站不稳摔了跤,大家会赶忙把他扶起来,关心地问是否跌伤?跌倒者便从冰上翻爬起来,憨笑着说一声:“没事,没事!”大家也就跟着哄笑起来。

我们玩耍的花样繁多。“活不溜”大比赛,看谁的“活不溜”在冰上旋转得优美、转的时间长。我们忘了饥饿和寒冷,直到大人站在门外呼喊吃饭时,这才收起心爱的“活不溜”各自回家。

如今,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家家吃上了自来水,农田也用机井水浇灌了,玩“活不溜”也成为往事……

神州风物

高原的魅力

□张劲辉

在我的记忆深处,高原的形象像匹奔腾的骏马:剽悍、雄壮、卓尔不群。

第一次见到高原是在疾驰的火车上。远远望去,高原如天空积压下来的云朵,让人躲闪不了,好像一不小心它那浑圆的山峰会与你撞个正着。那时,我真的惊叹于高原巨大的魅力和神奇,它的伟大与粗犷。

当我站在高原宽厚的肩膀上时,仿佛被一种自然的伟力震住了:累累伤痕的梯田和那曾被风雨洗礼的岩石像历史的证人目睹着沧海桑田,它似乎正在述说着一个古老而又灿烂的梦想……高原上一间间石头筑成的房子;背上挂着小背篓的少年;回荡在山间清脆的山歌;还有那富有诗意的传说和民谣……

这些记忆让我想起一件事:那是秋冬交替的时节,高原的冬天比平原的江南来得早,在贵州的一个小山村,我看见两位老人和一个小女孩在低矮的房子前面晒太阳。在贵州能有这样的日子很少,他们有句形容贵州环境的俗语:“地无三分平,天无三日晴。”或许你无法理解,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幸福。是啊,幸福只不过是每个人的不同感受而已。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苛责自己呢?使自己变得沉闷、心胸狭窄和狡诈呢?或许,在高原我们便可找到答案。

天空总是那么高远,阳光清澈地洒下来,一个人属于高原是幸福的。即使阴雨绵绵的天气,我也会觉得空气的新鲜,透出淡淡的泥土味。在这里,我找不出江南的精致和灵性;在这里,我能找到高原的博大与粗糙。你的想象力可随着厚重的高原无限地伸缩,微观和宏观的。她像一位情人向你讲述着甜美的梦想,她会深情地把你拥在怀里。

从高原奔泻出来的河流带着大山的深沉和力量投向一马平川。它流经丘陵和平原,无私地抚摸着坚硬的大地,它把高原极强的生命力带给了年轻的湖泊、森林、草原……

高原是神秘的。歌声是激越和纯真的。这里没有噪声,特别是夜晚,在晴朗的星空下,星辰仿佛是一串串挂在夜幕下的风铃,随手一碰就会叮当作响。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李白《夜宿山寺》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如果那时诗人是站在高原上,他肯定会有别样的感慨。

沿着那苍老的高原脊背信步,路在你脚下。每个站立在高原的人都会告诉你——大雁、白云、突兀的树……所有的一切都是流动的,流过你的心坎,一种不可名状的感动从你足下的大地生长着。

我在高原的深秋燃起篝火,烧烤羊肉,喝着呛人的烈酒,读着叶赛宁的田园诗。那些苗族姑娘和小伙子跳着舞蹈。在这个远离城市的高原角落,让人感受到了平静和光明。

或许,你是因为高原原始而朴实的生活方式而来观仰这片土地的。或许你是惊奇于高原的人民是怎样用他们的双手来重新塑造他们的生活世界,基于此,你来仰望或膜拜高原。不管你以何种心理来到高原,你都会被高原那苍老,那深沉,那幽远的情丝深深感动。

这里的人会告诉你:不要落泪,把我们的祝福带回去吧……



西苑小景

侯建平 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3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阳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河图网 洛阳网·摄影天地

心灵深处

阳光灿烂的日子

□靳志芳

腰疾犯了,无法上班的我在家卧床静养。身体的伤痛加上工作、生活的诸多烦心事,心情有点“灰”。

正值初冬,上午十点多,阳光有点灿烂,寒意依然,我蜷缩在被窝里,两眼放空。

“扑棱棱……”被困在家中发呆放空的我被一阵响动吓到了。生性最怕动物的我大脑飞速旋转,“扑棱棱”又是一阵响动从厨房里传出,听上去是鸟儿翅膀扇动的声音。啊,还好,应该是只麻雀吧。

蹑手蹑脚趴在门边向厨房里窥探,原来响声来自抽油烟机的排风管道里,是鸟儿扇动的翅膀碰到了塑料管壁发出的声

响。麻雀在排风管里忙活了一阵后,倏地一下,飞了出去。过了好一会儿,又飞回来,紧接着又是“扑棱棱”一阵忙活。看着鸟儿忙碌地往返着,飞进飞出,不解其意的我以为它是在玩钻山洞的游戏,看到它乐此不疲地进出,我不禁哑然失笑,心情也随着它舞蹈般的扇动声轻松起来。

几分钟后,我才醒悟到它不是在玩耍,它竟然是在做窝!来不及多想,慌乱中的我脑子瞬间短路,冲进厨房,一把按下了抽油烟机的启动键,随着一声轰鸣,排风管口一下子喷出了一些树枝、杂草、羽毛……

那一场景的冲击力,瞬间吓呆了我,恐惧加自责,一下子心中满是懊恼。担心

被我暴力驱逐的鸟儿怎样了,忍着腰疼走下楼去查看。楼下静悄悄的,仔细环视窗下草地上,没有破碎的鸟蛋,也没有摔落的鸟儿,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天空中不时传来鸟鸣声,循着声音抬头望去,透过有点刺眼的光线,斑驳的树影中有一群鸟儿掠过。群鸟在温暖阳光的沐浴下自由地飞翔,愉快地欢唱。我想这其中一定有刚才被我冒犯的那只吧,在阳光下,它是那么轻盈自由啊!

心若向暖,安之若素。用阳光去治愈伤痛,用阳光去化解阴郁,我们都要加油啊!致那只与我一面之缘的鸟儿,也致我自己……

生活感悟

几番搬家 幸福随行

□张新乐

今年端午节刚过,儿子便三天两头催促我们搬家:“房子装修完都三个多月了,甲醛早跑完了,也该搬家了吧?”我和妻子拗不过,只好搬进了儿子给我们买的电梯房。

这是我们又一次搬家了。20世纪80年代末,因急着结婚,我搬进了单位挤出来的单间办公室做婚房。这是一间约16平方米的瓦房,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一张写字台和一对单人沙发,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做饭只能借用单位一座小二楼层的室外楼梯间,刷锅洗碗、淘米洗菜要到五米外的共用水池,上厕所必须跑到十来开外的旱厕。

住了两年多,我又调到了另外一家单位。新单位距我家十多公里,我每天骑自

行上下班,单程差不多一个小时。单位领导看我实在不便,就在苏式红楼一套三居室的套房里给我安排了一室一厅,卧室外还有一个小阳台。尽管厨房和厕所三家共用,但跟大雪天室外淘米洗碗、下雨天打伞如厕的环境相比,不知强了多少倍。闲暇之余,我们还可以站在阳台上看看街景,真是惬意得很。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单位新建的多层住宅楼竣工,我集资分到了四楼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并首次添置了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搬家那天,亲友们悉数到场,犹如过年一般。在一家国有大企业工作的舅舅,挨着屋子看完后,又看看阳台,然后对着全屋的人啧啧赞叹:“这房子真是太得劲儿了,住到这里一辈子都不用

搬家了。”

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随着岁月的变迁,我和妻子也年近花甲,身体大不如从前,上个四楼都气喘吁吁。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新区给我们买了一套两居室的电梯房。

新房在十五楼,视野开阔。小区内喷泉叠瀑,假山上的亭台楼阁在香樟、银杏以及雪松、桂花、广玉兰等各种树木的掩映下若隐若现。健身器材、儿童乐园、充电车棚等设施更是一应俱全。

小区外,环湖公园、大型购物中心近在咫尺。早晨在小区健健身,白天去购物中心逛逛街,晚上在环湖公园遛遛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妻子乐得合不拢嘴地说。